

煎饼鏊子里的苦与甜



尹浩洋

我母亲的老家在沂蒙山区,我从小就知道,她的籍贯是兰陵。我非常喜欢诸子百家的散文,除庄子、孟子和韩非子外,格外喜欢荀子。至今,我还能完整地背诵下来荀子的《劝学篇》,因为荀子做过古代兰陵县的县令,便下意识地感觉和他有亲近感。

沂蒙人当然特别钟情于煎饼。在电饭锅、电饼铛盛行的现在,手工摊制煎饼的鏊子成了不常用的“稀罕之物”,但若用在烟台生活的数以万计的沂蒙人的眼光来看,还是那手工摊制的煎饼“最有味道”——不仅是食品的味道,更是里里外外、上上下下的故土文化的韵味呢!

于是,在看到璜山书院民俗博物馆里面有个煎饼鏊子的时候,我的思绪一下子就飞回了童年时代:那些关于煎饼鏊子的回忆甜美又苦涩,痛苦又快乐。

甜美是因为回忆中这鏊子上摊出来的煎饼真是那个困难年代的美食啊!

鏊子上可以摊出各种面粉的煎饼:从麦子面到地瓜面,从玉米面到高粱面,还有小米的和混合面的。单纯地以面粉摊上鏊子时的味道来衡量,这些都是好闻的;高粱面的味道最淡然,地瓜面有诱人的烤地瓜的香气,玉米面是同爆玉米花的香气有些异曲同工的,小米面上鏊子的味道则让你瞬间能想到孕妇厨房的小米粥的味道。最好闻的是用刚刚收获的麦粒儿推出的麦朮子面糊,那味道简直是煎饼中最吸引人的粮食美味。母亲在鏊子旁开始摊煎饼的时候,我愿意围绕在母亲身边:不是多亲热母亲,实在是味道太吸引一个饥肠辘辘的孩子了!

当然吃煎饼也不一定都是甜美的回忆:地瓜面和高粱面的煎饼都是需要“就头”伴随的,不然难以下咽。很多人知道山东人吃煎饼是卷大葱蘸酱。烟台人不是如此。我们家吃煎饼也卷过大葱蘸酱,但已是“酱非酱葱非葱”。那时候,煮煎饼的“就头”是分高中低三档的。低档的或是蒸一碗萝卜茼蒿菜,或是炒一碗虾头酱,高档的属于改善生活的炒鸡蛋,那是来贵客时才会出现的。中档的则是我多少年都怀念的疙瘩丝儿猪油炒葱,葱段须长,疙瘩丝儿须泡洗多遍,爆锅时必须使用猪油。母亲和姐姐对附近菜店的售货员们都是极友善的。冬季,售

货员姑娘们的午饭都是在我家炉子上热出来的。所以凭票割肉时,我家的人总能割到最走俏的肥肉,那能炼出丰盛的猪大板油呢。炒好的“就头”趁热卷起,咔嚓一口咬下去,煎饼的柔软配合着疙瘩丝儿的清脆,面香、油香配合着葱的香气,哇塞!我甚至觉得比炒鸡蛋还要好吃多了!

母亲和我都格外珍惜这亮铮铮的煎饼鏊子,不用的时候要精心擦拭干净,用布包好,仔细放置好。

可是这鏊子带来的除了甜美的享受之外,还有挥之不去的痛苦与酸涩。

第一,我得推磨。那时候很少有直接加工好的面粉,更多的是普通人家送的地瓜干。这需要掰碎、清洗、浸泡后上磨推成地瓜面,再团糊上鏊子。母亲忙碌异常,推磨这技术含量不高的活计是不能让她老人家干的,哥姐们已工作了或出嫁了,也没空干,于是排位最低的四姐和我就成了推磨的“主力军”。

那时,市府街104号院子中的一个狭小的棚子里有一盘石磨,天天绕着它转圈是我童年最出力的劳动。我在小学时经常受到老师“热爱劳动”的评语赞扬,因为和推磨相比,扫地、擦玻璃、生炉子、运煤这些学校里的劳动简直就是“小儿科”。

开始我是不能推磨的,力气小,能抱住磨棍但推不动,只能在棍子上加一根绳子,我在前面帮助姐姐拉动,那叫拉磨。随着一天天长大加上争强好胜的小男子汉性格,很快让我甩掉了绳子,直接抱上了磨棍。在夏天闷热、冬天寒冷的小棚中,推着在孩子眼中巨大的石磨,迈着沉重的步伐,一圈又一圈地转圈,是枯燥而沉重的劳动,是一种痛苦。我是直到下乡时到了昆嵛山深处,才真正从实践和理论上明白了劳动的伟大。

第二,家务活儿也多了。鏊子下的灶坑中是煤,于是,每天要搬煤、和煤、看火候添煤,每天积攒的煤灰

要拿出门拐弯到大马路附近的垃圾场倒掉。泡洗地瓜干、擦拭鏊子要使用大量的水,这要去解放路的自来水井去挑,浑水也要去解放路上的下水道倒掉。小的时候,我只需要做姐姐担水、倒浑水的一个“支撑点”,慢慢有了力气也有了志气,我就一个人去肩挑手提——偏偏我家的水缸大,一次能盛7担水!

这些衍生的力气活儿也是我童年记忆中与煎饼的甜美并存的不可磨灭的回忆。

出力其实不算痛苦,最难受的是别人的嘲笑。

有一段时间,因为母亲摊煎饼出名,街坊四邻的孩子们曾嘲笑我是“西府菜子”——这称号好像颇有些蔑称的意味,类似城里人蔑称乡下人是“乡熊”一样。后来长大了,我知道了烟台古莱子国的历史后,便哑然失笑了:“菜子”原是中原地区对古胶东地区莱夷人的称呼,夏商周三代逐渐强大,发展成了强大的莱子国,因占据了盐、铁、渔之利,强大到姜太公立国时就受到了莱子国对都城营丘(今潍坊昌乐)的攻击而被迫迁都城于临淄。公元前567年,莱子国被齐灵公灭国。为防止莱子国死灰复燃,莱子国的贵族后代被放逐到齐鲁边境地区(今鲁西南等处)。至今莱芜人有说法:故国为莱,被迫迁徙到了荒无人烟的地方,于是起名莱芜以纪念之。

这“西府菜子”对应的是“东府菜子”,而“东府菜子”自古以来就是指地地道道的胶东人呐!如果按照不科学的血统论来说,那留居于东边的平民后代“东府菜子”还真不比贵族后代“西府菜子”高贵呢!以后再碰到烟台本地人蔑称鲁西南的人是“西府菜子”的时候,我就暗笑大家都是“菜子”,也使心平气和了。

这次在璜山书院再次看到了鏊子,我睡梦中竟多次梦到了母亲,那些天全是温馨

往事如昨

少年与碉堡

潘云强

烟台历史上是个海防城市,市内有东炮台、西炮台等不少防御工事。大多数人不

知道的是,在滨海广场的原址上,曾经也立着一座碉堡。碉堡的位置大体位于现在的烟台美术博物馆附近,为钢筋混凝土建筑,白色。碉堡高两

三米,呈菱形,冲海面的方向有两个三十度角的四四方方的机枪射击孔洞,后面则有个可容一人弯腰进去的门洞。使我奇怪的是,碉堡下半部像深埋在地里一样,四周布满了白色沙粒,其中还有不少鹅卵石。据大人们讲,很早之前,这儿原是海滩。后来,随着人们不断填海,盖各种建筑,这儿便成了陆地。由于周围是一些小洋楼,格格不入的碉堡便显得十分突兀,扎眼。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烟台人习惯将烟台山到水产学校之间的海边道路统称为海岸路。此路虽经几次拓宽、修建,仍狭窄得如同一根鞋带。天好时,特别是夏夜,闲逛的、锻炼的、纳凉的、钓鱼的,摩肩接踵,人声鼎沸;大风天时,滔天浊浪拍打着岸堤,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碰到雨雾天气,海面混沌,岸边小楼若隐若现,道路亦显得神秘而幽长。每当退潮时,烟台山下至现今的滨海北路起始端的那片海边,便会裸

露出洁白细腻的沙滩。那时,我家住在广仁路中段一条南北向的胡同里,属于半截子胡同,向南不通。我在养正小学读书,每天早上吃过饭,顺着广仁路向西,依次走过半工半读的民办东山中学、烟台话剧团等单位,便到了养正小学

哪里。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我们来碉堡这儿主要还是玩游戏,最常玩的是捉迷藏。周围的一些地方,包括碉堡、海边及周边的房子,可供躲藏的地方很多。再是打一种彩色玻璃球,烟台土话叫打弹,规矩是这样的:在依墙根的地方,斜放一块砖,几个人依次让玻璃球从手中垂直落下,谁的玻璃球滚得最远,谁先打。所谓打就是用大拇指将玻璃球弹出去,如果击中了,则继续打下去,直到把对方的玻璃球打进一个预先挖好的小坑内,便获胜。还有就是赛跑,碉堡南侧好像是一个邮电局负责外勤维修的单位,院墙外有一条逼仄的小泥路,我们就在那儿跑。三人站在一条用树枝画出来的线前面,一人喊跑,便一齐向前冲。张玉妹虽然岁数小,但个子却比我高。她能跑能跳,是个典型的“假小子”。我跑不过她,这使我感到很没面子。有时,我们还一起向烟台山跑,那时烟台山还不全部对外开放,西侧是一个军营和一座工厂,禁止通行。我们不上山,直接贴着海边礁石和山坡,走到如今的惹浪亭附近。我们在山上做得最多的事就是摘槐树花、掐野草野花、抠知了猴。最难忘的一次,我在山下的海里捡过一个玻璃漂子,那个圆圆的家伙是养殖场用来养海带的,风把绳吹断了,漂子就在水里到处漂。那可是个好东西,赶海时,在玻璃漂子下套个网兜,浮在海面上,可以把手里摸到的东西放到网兜里,不用一趟一趟往岸边跑。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玻璃漂子被一种黑塑料球所代替。

有时也玩拉梗的游戏,这通常是男孩在秋天常玩的,韧性大的杨树梗最好用。我们也会游泳,但因为年龄小,不敢去深水,只在浅水处扑棱一会儿,溅溅水便罢。张玉亭的父亲有一个望远镜,有时张玉亭会偷偷地把望远镜带来。碉堡高,周围又滑溜溜的,不好爬,我们几个会互相搓弄(方言,推、托)着把彼此弄上去。在碉堡顶上用望远镜看大海是最惬意的事情,我们看烟台山、芝罘岛、担子岛、崆峒岛,还看大船。望远镜能把很远的一切拉到眼前,那么清楚,真是神奇,也很过瘾,有时我们能看好几个小时。

遗憾的是,我至今不知碉堡建于何时,何人所建。本世纪初,大马路拆迁,承载我们年少往事的碉堡也随之消失了。

老物件中说胶东

本栏目由璜山书院特约刊登

地址:烟台市芝罘区毓西路121号
电话:0535-6684726(浩洋老师)